

“非洲茉莉花”茹丝——

“中国文化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

吕 强

须更加努力。”

这次中国行彻底改变了茹丝的人生轨迹。她因为“汉语桥”比赛获得奖学金资助,在天津师范大学完成了4年的汉语言文化专业本科学习,随后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4年,她回到肯尼亚,成为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教师。2019年,茹丝再次赴华求学,如今正在天津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茹丝说,多亏当初坚持学习汉语,她才能抓住许多难得的机遇。“当初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同学中,有20多人坚持了下来。”茹丝说,她的同学们现在都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有的进入中国企业,有的和她一样担任中文教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投入到促进非中友好的事业中”。



“新农村”的现代生活……“上海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新变化的缩影,处处体现着中国发展的巨大活力。”茹丝说道。

当前,中国和肯尼亚的合作日益密切,蒙内铁路等重大工程有力地促进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让茹丝对共建“一带一路”有了更多的认识:“共建‘一带一路’为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量很好的公路、港口、铁路。交通便利了,人们就有了发展的希望、致富的途径。”茹丝在孔子学院教过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在中国企业工作,有些还成为蒙内铁路工程的骨干力量。她认为,中国和肯尼亚的合作工程让更多年轻人找到了好工作,更重要的是,肯尼亚的年轻人从中国伙伴那里收获了知识技能,也收获了友谊,“这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不仅是基础设施的联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现在,茹丝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参与组建了一个研究所,从事中国和肯尼亚在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比较研究与合作。茹丝说,博士毕业后,她计划回到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继续任教,“从学汉语的学生到教汉语的老师,多年中国留学经历是我巨大的财富,我希望把所学到的知识回馈到课堂之中,让更多学生爱上中国文化”。

上图:茹丝为孔子学院学生授课。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供图
下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景。
影像中国

海客谈神州

学汉语、参加“汉语桥”、留学中国、上春晚、弹月琴、参与“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担任孔院老师……茹丝被称作“非洲茉莉花”。和在天津攻读博士的茹丝联系上时,她正忙着为中国教育部举办的“来华留学70年”纪念活动撰稿,忙碌地查阅大量资料。谈起自己丰富的经历,茹丝用标准流利的汉语说:“中国文化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她希望做一名非中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学,让更多同胞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凭着刻苦和坚持与中国结缘

1986年,茹丝出生于肯尼亚。上高中时,她希望能学习一门外语,母亲建议她学习汉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肯尼亚,能到这些企业工作是很不错的选择。”茹丝平时也从电影和纪录片里对中国颇有了解,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于是,怀着“汉语梦”的母女俩专门前往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打听,了解到内罗毕大学正在组建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就兴致勃勃地报了名。2005年12月,这所孔子学院成立,茹丝成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说汉语真的很难,但更难的还是写汉字。”茹丝谈起初学汉语时的刻苦,“每天回到家,我都会把新学的汉字练上10遍”。经过反复练习,她逐渐发现中文的美,也取得不小的进步。在2006年举行的“汉语桥”比赛中,茹丝在肯尼亚赛区折桂,前往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并获得优秀奖。“这是一份激励。看到其他国家的人居然能把中文说得那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必

两次登上中国春晚的舞台

“我在仰望,仰望远方,我的家就在那非洲大地上,学习汉语啊,学会了不忘,孔子学院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2011年的除夕夜,茹丝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相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段改编版的《月亮之上》让茹丝一展歌喉。

“以前也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但能在亿万中国观众收看的春晚亮相,我还是既兴奋又紧张。”茹丝说,他们排练了一个多月,最后演出效果相当不错,春晚一结束,她就接受了中国和肯尼亚媒体的接连采访。但让茹丝想不到的是,她还有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机会。2013年的春晚,茹丝和李谷一及多位留学生一起演唱《难忘今宵》。“这是春晚的固定保留曲目,能和中国著名艺术家合作,太荣幸了。”回忆这段故事时,茹丝的语气中透出一丝骄傲,“我是唯一上过两次春晚的肯尼亚人”。

此外,茹丝还是中国月琴和北京琴书这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国传承人。中国民乐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古典意境令她沉醉其中,此前从未学过乐器的她专程前往北京学习月琴。“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演奏,让更多外国人听到这样美妙的旋律,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把中国的发展故事讲给更多人

茹丝已经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中国城市,“东西南北,我都去过。中国地大物博,自然风光和文化风情多姿多彩。”在众多到过的城市中,茹丝最喜欢昆明,那里的气候令她想起故乡,而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深深吸引着她,她希望未来有机会深入了解和体验。天津则是茹丝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地方,“天津是大城市,却没有北京那么快的生活节奏,居住在这儿特别舒服。天津人也特别热情,总爱和你聊上几句”。

说起自己多次来华的感受,茹丝直呼“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太快、太大了,高铁网络遍布全中国,打开手机就能使用打车、共享单车、电商购物、移动支付等软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的中国就是我想像中‘未来的样子’,我想让更多外国朋友来这里看看”。

2019年6月,茹丝参加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观调研。“参加这次研修计划,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快速发展背后的故事。”茹丝说,她和不同国家的青年汉学家一同走访了许多地方:了解黄浦江上大桥的修建过程,参观中国制造大型客机C919的建造车间,在崇明岛上体验

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创作

秦 烨

经典流芳

英国北部西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偏僻静谧、远离尘嚣,到处是大片的旷野荒原,时而烟霭纷纷,时而狂风呼啸。如今,这里成为许多读者向往的地方,皆因19世纪上半叶生活于此的勃朗特三姐妹。英年早逝的她们不仅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翘楚,更是英国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卓越作家。

童年时代普通的家庭环境,少年时期严苛的寄宿学校,成年后家庭女教师的职业道路,让勃朗特姐妹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与人性险恶。在人间事中,她们唯独对探索荒野的热情从未减退,“那片美丽的荒野在我的身后和我的两旁,在我的脚下,是延绵不绝的山峰和深不可测的山谷”。她们喜欢漫步的自在感觉,人迹罕至的荒原是给予她们安全感的避难所,也是文学的灵感来源。对她们而言,写作不只是平淡生活的慰藉,更是彼此文学才华的竞技场,以及独立谋生的可行途径。

1846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回到同一屋檐下的三姐妹开始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于次年创造出英文文学史上的三部杰出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图①,资料图片)、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图②,资料图片)、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图③,资料图片),并在短期内接连出版。相似的成长背景却造就出勃朗特三姐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文风。翻开她们的小说,仿佛进入一场冒险:平易近人的简、沉郁稳重的罗切斯特、自我分裂的凯瑟琳、饱受折磨的希斯克利夫、执着坚定的艾格妮丝,每个性格饱满的人物都令读者难以忘怀。

夏洛蒂娇小脆弱的外表下,是瑰丽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其长篇小说《简·爱》被誉为“独立女性成长励志教科书”,塑造了一位外表平凡柔弱但内心坚韧勇敢的新女性——家庭教师简·爱。她洞察生命之短暂,渴望“精神的火花”,努力追求尊严与平等,多次强调“我不是一只鸟,没有罗网可以捕获我。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身为举目无亲的孤女,她却从不苛责“生活不公平”,坦然面对生活赐予的一切,坚信“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就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她“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自己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地区’”。最终,简·爱成为独立与顺从的混合体,“既柔顺又稳重,既驯服又坚强”。她突破自身阶级身份的束缚,战胜贵族小姐布兰奇·英格拉姆,收获了爱德华·罗切斯特的爱情和婚姻。

我们能够在小说中阅读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想象,对情感范式的认知,从而认识到她们自身现实与心灵的处境,女性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 and 生命状态。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感情关系虽然蕴含着罗曼史的叙事传统和哥特小说的元素,但其独特之处,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言,“就在于自始至终以精神上的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简·爱的自尊、独立意愿、实践平等的意志力,正是打动罗切斯特的品格。简·爱通过自己逃离桑菲尔德的选择,响亮地宣布真实而平等的重要性。尽管她的道路可能孤独艰辛、障碍重重,但至少它代表着希望。最终,简·爱作为叛逆性的化身,激励着后世无数女性踏上追寻自我的成长之旅。

艾米丽在三姐妹中最为羞涩敏感,却也最为倔强、特立独行。童年时代父亲讲述的爱尔兰神话传说,以及比利时求学期间霍夫曼笔下的怪诞故事,给予她无限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深具哥特风格的传世之作——《呼啸山庄》。小说通过多视角的迷官化叙事结构,以极端的爱恨和由此引发的复仇,一扫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凯瑟琳与夏洛蒂、简·奥斯汀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体现出超越时代的现代性特征。凯瑟琳追求自我的浪漫漫途经历了“自我迷失、自我毁灭、自我毁灭”的迂回曲折,其灵魂的分裂矛盾与社会的变革洪流、女性的觉醒抗争完美契合,从而成为嵌入世界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

英国作家毛姆赞叹《呼啸山庄》极具感染力,“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惊人的力量将它描绘出来。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驯、粗暴残忍,凯瑟琳的任性独立、激愤无望,双重性格的人物塑造,离奇的情节设置,一切都与小说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艾米丽“从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比她更谨慎、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深刻认识最彻底”。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强烈而动人的情感背后,是毁灭和死亡的隐晦、反叛与决裂的求索、理智和永恒的追问。

艾米丽既是天才作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她生前共创作了193首诗歌。娇



艳欲滴的石榴花,摇曳生姿的风铃草,幽暗的溪谷,冰冷的岩石,万物皆为其灵感的来源,四季在诗句中流转显影:“在阴霾的十一月,/唱出五月的歌声;/他们复燃了灰烬/变成不会消逝的热情。”她勾勒枯萎更迭的自然,摹写冷峻阴郁的景物,将自由不羁的生命与夜色深沉的荒原交融在一起,辽阔雄浑的旷野激发诗人的韧性:“头顶是层层叠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但一切阴郁无法撼动我半分;/我不能,也绝不离去。”她歌颂奥古斯塔与朱利斯逾越生死的永恒爱情:“当你最终被销蚀一切的时间所隔绝,/唯一的爱人啊,我何曾忘了爱你?”;也拥有雪莱等浪漫派诗人的豪情壮志:“我的灵魂绝不懦弱,/在世界上的风暴频频之区也不颤抖忧虑”。夏洛蒂坦言艾米丽的诗歌特征为“奇特强烈的哀婉情调”“精炼有力、清澈明净”。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姐妹的夺目光芒并未遮蔽妹妹安妮的文学才华。安妮生性温柔乖巧,但从小孱弱多病,29岁便因病逝世。她的第一部小说《艾格妮丝·格雷》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并且先于夏洛蒂和艾米丽被出版社首肯。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安妮根据她19岁在米尔费尔德以及1840年—1845年在梭普格林担任家庭教师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关注不依靠家庭庇护的女性真实的生活道路。女主人公艾格妮丝被视为“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具备“健康的女性意识和独立人格”,“自尊、自爱、独立”而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典范。

正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在勃朗特姐妹的住所和那片沼泽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昂扬,永远在那里盘桓。她们运用文学想象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在200年后的今天依然带着雄辩、光彩和激情,召唤我们勇往直前,奔赴独立而自由的未来:“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当梵高的星夜拥抱你

贝 夕 芬

作的2000余幅画作中,精选出关键节点的标志性作品,在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展厅内,24台激光投影机将这些经典作品以极高的分辨率投影呈现:从天花板到墙面甚至观众席地而坐的大厅地面,都成了承载天才艺术的“画布”,精心编排的音乐更为视觉体验锦上添花。画作以更震撼的视觉效果裹挟着音乐扑面而来,直击人心,如同打破了“第四面墙”,让观众走进作品的“心”,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通过现代科技与经典艺术相结合的沉浸式表达,近年来在艺术圈广为流行。本次梵高展主创团队中的意大利艺术家詹弗朗戈·亚努齐便是个中翘楚。除了梵高,他还用类似的沉浸式手法演绎过莫奈、雷诺阿、夏加尔、达利的经典作品,他所制作的“维也纳分离派”创始者克里姆特的光影秀成为巴黎光影博物馆的开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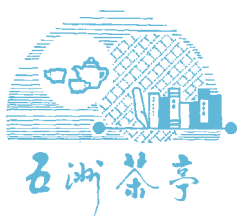
在千百年的发展,艺术的表现形式始终在拓展。无论是科技手段的介入,或是崭新的语言表达,都让经典艺术“花样重生”,对当代艺术爱好者来说是一种幸运。即便是对普通游客而言,也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有点高的艺术门槛降低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因此感到经典艺术品原来并非高不可攀。

几年前,为了宣传展馆重新开放,荷兰国家博物馆曾策划过一次镇

馆之作《夜巡》的艺术“快闪”活动。当人们正在阿姆斯特丹人潮涌动的购物商场中逛着街,忽然铃声大作,身穿17世纪服装的“民兵队”开始四处抓捕“嫌犯”,又是绳梯垂降、又是列队前行。“嫌犯”落网后,所有人聚于商场中庭大合影,当他们摆出熟悉的站位和姿势时,围观群众终于恍然大悟,这群人竟然再现了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名作中的夜巡队!杰出的作品就这样心思巧妙地重生,视频通过互联网传遍四海,看者皆会心一笑。

就在去年,国内也有过异曲同工的艺术呈现。前段时间,真人版《韩熙载夜宴图》视频火遍全网。在真人角色扮演下,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被“神还原”。看过的网友们开始关心画作中的人物和背景故事,热议唐代礼仪及舞乐,甚至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唐代美食和服饰。原本停留在画纸上的古人有血有肉地鲜活起来,惟妙惟肖的现代演绎瞬间拉近艺术作品与普罗大众的距离。

在实体展陈之外,影视技术更是对艺术家和经典作品的绝佳传播手段。上映于2017年的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形式:115名专业画家,用画布代替胶片,创作了全部6.5万帧画面,原本静止的油彩,借由数字放映机细腻流



前段时间,很多来到德国名城莱比锡的人是为了“遇见”文森特·梵高——沉浸式体验的“梵高光影艺术展”在莱比锡数字艺术中心展出。数字艺术包装下“动起来”的梵高,为人们带来一场鲜花着锦的视觉盛宴。

灯光渐暗,音乐响起,梵高强劲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就此铺展开来。《吃土豆的人》家中灯光昏暗,忧伤的配乐烘托出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当看见大朵大朵的《向日葵》和《鸢尾花》怒放,你又会想前往《夜间咖啡馆》小酌一杯,享受梵高的《星夜》。梵高的故事即将结束时,一幅幅《自画像》如走马灯一样闪过,《盛开的杏花》最终被风吹散……声光之下,“动起来”的梵高似乎更生动了,人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画家的横空出世、摸索前行,看到了巅峰中的爆发,也看到了癫狂后的陨落。

整个艺术展是一个约35分钟的沉浸式艺术装置。策展人在梵高一生创

淌,动人心魄。

而在英国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中,梵高被穿越时空带至2010年的巴黎奥赛博物馆。在自己的专属展厅里,他看到许多人正在欣赏和赞美他的画作。编剧理查德·柯蒂斯说:“梵高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生前从未被人称赞。这令我好奇,能否使用时间旅行来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我最初的灵感。”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博物馆的临时关闭,令很多艺术爱好者扼腕。但社交媒体之上,一场名为“盖蒂博物馆挑战赛”的活动如火如荼,全球网民以世界名画为主题,利用家居用品,实体重现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品。梵高、达·芬奇、伦勃朗、维米尔等大师以前所未有的模样与全球网民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一系列崭新尝试都说明,尽管时代不同,世人对于美的追求没有改变,美的展现形式也会随之而发展。对人们来说,绘画、雕塑、珍宝不再是静止不变的环境中的“静物”,除了前往博物馆、美术馆观赏原作,世人已有了更多便捷的、打破地域限制的途径与艺术亲近。艺术并不小众,因为美,永远属于大众。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